

從《魚往世書》 看古代南亞動物、人、神之關係*

張 幸

[提 要] 南亞研究的動物轉向呼應了當代社會對於生態環境的關注。《魚往世書》中提及的動物面廣而量大，體現了南亞古代時期的動物多樣性。這些動物的存在有其特定的環境、氣候條件以及受到食物來源和人類的影響，基於它們與人的關係，可以分為人類經濟生產中的動物、宗教生活中的動物、野生動物等。藉助《魚往世書》相關研究以及對該著作的文本分析，可整理出其中不同類別的動物描述及其出現語境。種類繁多、名稱詳盡的動物書寫，詮釋了《魚往世書》的創作思想和創作環境資源豐富，從中可以看出動物和人、神之間存在一種秩序。動物在人類書寫中不僅直接參與社會文化生活，也以隱喻、象徵的形式塑造人類的歷史。

[關鍵詞] 《魚往世書》 南亞研究 吠陀文化 動物與人、神關係

[中圖分類號] K903; K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3) 01 - 0052 - 09

南亞的動物研究近年來受到學者重視，成果頗豐，呈現出當代南亞研究中一種人文學術的動物轉向 (animal turn)。南亞研究的動物轉向呼應了當代社會對於生態環境的關注，也延伸了區域研究的視域並擴充了議題。近十年來不僅產生了不少近現代南亞動物史研究的重要著作，也有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重新認識動物對南亞古代文化傳統的塑造。如休斯 (Julie E. Hughes) 的《動物王國》，探討英屬印度的土邦統治者在被限制軍事活動的情況下利用狩獵動物作為擴充自己政治資本的手段。^①此書將動物研究與環境史、政治史結合在一起，頗具啟發意義。類似以環境史和政治史為主要切入點的動物史研究著作有特勞特曼 (Thomas R. Trautmann) 的《大象與國王》，不過這本書並非僅研究南亞地區，也涉及了東南亞乃至近東、北非和歐洲，堪稱一部世界史。^②還有一些論著側重環境史與宗教史，比如辛格 (Anand Singh) 的《行星、植物和動物》，討論佛教中對植物、動物以及生態的論述和“不殺生”的倫理話語。^③這些論題以往就有學者關注，如查佩爾 (Christopher K. Chapple)、塔克爾 (Mary E. Tucker) 以及施密特豪森 (Lambert Schmithausen) 1990 年代就已考察過佛教對於植物和動物的看法。^④而大沼玲子 (Reiko Ohnuma) 幾年前出版的《惡趣：印度佛教想象中

* 本研究得到美國哲學會富蘭克林研究基金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Franklin Research Grant) 支持。

的動物》則主要關注早期佛教本生故事中的動物形象及其話語。^⑤有關南亞動物的分類研究,也有不少學者進行過討論並發表相關論著,如史密斯(Brian K. Smith)對家畜和野畜的論述,茨默曼(Francis Zimmermann)對《妙聞本集》中馴化動物與野生動物的研究,康納德(Roswith Conard)對動物考古的研究,以及奧登伯格(Hermann Oldenberg)對動物祭祀的研究。^⑥著名印度學家多尼格(Wendy Doniger)也是比較重視印度古代動物研究的學者,她於2021年將其系列講座結集出版,主要探討印度神話與歷史中的馬。書中所涉時間跨度很大,從上古時期一直到近代,從印歐世界的馬一直到印度河谷的馬,並分析了吠陀時期經典中馬的形象,以及《摩訶婆羅多》、《羅摩衍那》兩大史詩中馬與蛇的關係。對於往世書中馬的角色和形象,用了一整章的篇幅加以論述,在另一章中則討論了早期佛教中的馬,追蹤了阿拉伯—伊斯蘭文化中的馬文化,進而討論了英屬印度時期土邦對待馬的態度。^⑦這本講座論文集延續了她此前在《女性、雌雄同體以及其他神秘動物》一書中對南亞馬文化的研究。^⑧陳懷宇在2021年也發表了長篇論文對《尼拉瑪塔往世書》(*Nīlamata Purāṇa*)中的動物世界進行詳細討論。^⑨

本文正是受到這些論著的啟發,從人與動物關係的視角,考察《魚往世書》(*Matsya Purāṇa*)中動物對古代南亞文化的意義。探討《魚往世書》中動物的產生、分類、功能、角色,包括這部往世書如何書寫動物在其宇宙觀中的地位,書中出現了哪些動物,這些動物是否可以同其他文化中的動物分類一樣,基於人與動物的關係把它們分為人類經濟生產中的動物、宗教生活中的動物、野生動物等。進而探討一些較有特色的水生動物與當地環境特別是水土和海洋的關係。動物的生活離不開自然環境,南亞複雜的山川、水域和氣候正是各種動物活躍的空間和條件。本文還把關注點投向學界尚未關注的海洋動物,討論動物在人與海洋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魚往世書》相關研究概述

《魚往世書》中的“魚”(Matsya)也被音譯為摩蹉、麻蹉、末蹉等,雖直譯為魚,但實際指的是形象為魚或半魚半人的神。《魚往世書》也並非一部關於“魚”的往世書,而是古印度關於毗濕奴(Viṣṇu)十大化身之首——魚化身的敘事文獻。這一化身形象通常下身為魚,上身為人,四只手或分別持海螺、輪盤、杵和蓮花,或兩手持法器,另兩只手施無畏印和與願印。這部往世書雖以敘述神的故事為主,卻有不少描寫南亞地區環境以及其中生活的各類動物的內容,包括許多海洋動物。以書中所反映的動物世界做切入點分析,可以深入了解古代南亞歷史變遷中人與動物關係及其重要意義。

《魚往世書》被學界認為是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古印度往世書之一,歷來曾有不少學者從不同角度對其進行研究。這些研究或側重文本整理,或聚焦在書中的宗教內容,尚未見專注對其中動物的討論,因此,從動物研究角度對書中出現的動物形象與角色及其對歷史進程的影響加以考察顯得必要。作為十八部大往世書(Mahāpurāṇa)之一的《魚往世書》,可能是位列《梵天往世書》(*Brahmanda Purāṇa*)和《風神往世書》(*Vāyu Purāṇa*)之後最古老的往世書。^⑩全書共有291章,14,062頌,內容極為豐富,與前面兩部往世書在漫長的流傳過程中相互間有借鑒之處。該往世書中的一些內容早期是以口傳形式流傳的,近代學者認為其文獻形式中最古老的部分可能在公元2世紀後半葉出現,有五個梵文寫本提到了當時薩塔瓦哈納(Sātavāhana)王朝印度統治者斯里·亞納·薩塔卡尼(Siri Yaṇa Sātakaṇi)的名字,最終的成書時間被認為是在公元6世紀之前。^⑪雖然對此尚有不同意見,但非成書於一時一地一人,而是根據不斷收集的不同時代材料匯集編寫而成已是學界基本共識。1907年印度浦那的阿南德修道院(Anandashram)整理出版了厚達400多頁的《魚往世

書》梵文本,列為該機構梵文叢刊系列第 54 輯。^⑫基於梵文本的英譯本在 1916 至 1917 年出版,收入印度聖書系列叢書第十七卷,分上下冊,主要譯者是奧德土邦的塔盧克達爾(Talukdar of Oudh),^⑬由梵文學者卡爾(Laht Mohan Kar)撰寫導言。^⑭後來陸續有不少學者引用該書的內容進行研究,但以此書為研究主題發表專著始於 1935 年迪克施塔爾(V. R. Ramachandra Dikshitar)的研究。他著重探討了書中出現的洪水神話,並與世界其他古代文明中有關洪水的記載進行了比較,也討論了《魚往世書》的起源和文本構成,認為可能和南印度以魚為圖騰的部落有關,並推斷成書年代大致為公元前 3、4 世紀至公元 3 世紀。在闡釋了書中所出現的各種政權形態與建築形式之後,他在最後一章探討該往世書所受到的《風神往世書》影響。^⑮1963 年阿格拉瓦拉(Vasudeva S. Agrawala)發表了更為詳盡的研究,以辭條形式按照原書 291 章的順序總結出 380 多條重要的信息進行討論。阿格拉瓦拉曾對多部往事書進行過整理,但本著作中並無特定按邏輯結構進行的歸類與總結。^⑯2007 年由喬希(K. L. Joshi)主編並做注、多位譯者參與翻譯的《魚往世書》梵英對照兩卷譯本在德里出版,曾在印度不同博物館工作多年的學者納加爾(Shantilal Nagar)為該譯本撰寫導言。^⑰這是迄今為止的最新譯本,書中為各章增添了標題式的內容概括,梵英對照的形式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但譯文處理仍不夠細緻,文中注釋也顯得欠缺。2019 年卡利塔(Kushal Kalita)在高哈蒂大學(Gauhati University)完成了以《魚往世書》為研究主題的博士論文,全文共九章,除去第一章導論和第九章結論,中間七章分別討論了《魚往世書》的文學、史學、宗教、哲學特徵,以及書中所描述的政權形式、藝術與建築、地理數據等三個專題。^⑱可見,雖然學界對該書研究不斷細化,但討論書中動物世界的成果目前缺如。

二、《魚往世書》中的動物誕生與基本類別

與其他往世書類似,這部《魚往世書》着重討論宏大的宇宙觀和宗教世界,同時也作為古代人們在神廟中進行祭祀儀式的實踐指南。同樣,書中出現的神祇大都和當時特定的地理環境、山川水域、生產生活密不可分。而除了獻祭的主體——人類之外,動物等其他生物也以各種形式出現在敘事之中,這使得古代婆羅門教社會形成神—人—動物的複合結構。我們可以從這種結構中發見動物被塑造出來的形象以及它們在古代生產、生活、宗教中的地位和作用,也能探究動物在人類書寫中不僅以直接參與社會文化生活的方式改變歷史,也以隱喻、象徵的形式塑造人類的歷史。

古印度的史詩和往世書都會描繪宇宙的誕生,將梵天視為宇宙的造物主。《魚往世書》也不例外,在第四章通過魚神與毗婆斯婆多·摩奴(Vaivasvata Manu)國王之間的對話,描繪了創造之神梵天作為宇宙主宰創造萬物的歷程。魚神告訴摩奴國王,梵天創造出七個孩子,其中斯婆閻菩薩·摩奴(Svayambhū Manu)娶阿難提(Ananti)為妻,生了普里雅夫拉特(Priyavrata)和烏塔納帕達(Uttānapāda)兩個兒子,後者生下的四個孩子中,陀樓婆(Dhruva)即北極星之主與丹雅(Dhanyā)生下兒子西斯塔(Śiṣṭa)。西斯塔與火神之女育有五子。其中第二子育一子查克蘇(Cakṣu),他的兒子育有十子,長子烏魯(Ūru)又育六子,其中第五子再育一子維那(Vena),生出普里圖(Prithu)王,普里圖王又生兩子,長子的兒子是摩利支(Mārīca),次子有六子。六子中的長子再育十子,他們創造出眾生之主達刹(Dakṣa)。達刹的孩子有些是兩足動物,有些則是多腿動物,有些還有長耳或寬耳,有些則長着類似馬、熊、獅、狗、野豬、駱駝的鬃毛。達刹也創造了許多女性,給其他天神(Deva)或仙人(Rṣi)為妻。其中 10 位給了達摩(Dharma),13 位給了迦葉波(Kaśyapa),27 位給了月神蘇摩(Soma),從而誕生了星系。^⑲了解這樣的宇宙發展歷程,有助於理解下文中動物在古

印度神話中的具體分布位置。

《魚往世書》在第五、六章接着描寫了達刹如何在梵天的指令下引入一種新的創造系統,開始創造世界。當達刹發現已被創造出的天神、仙人和蛇等並沒有同樣的能力助長創造時,他與妻子一起又創造出成千上萬的物種。達刹的兒子們去考察宇宙的長與寬,因迷失了方向未能返回。而他的60個女兒則嫁給了諸神眾仙。達摩的10位妻子生出了諸神,迦葉波的13位妻子生出特徵各異的物種,有些是天神,有些則是惡魔。迦葉波與妻子塔姆拉(Tāmrā)有六個女兒,其中長女舒吉(Śukī)生下鸚鵡(Śuka)、貓頭鷹(Ulūka)、老鷹(Śyena)、魚鷹(Kurara)、禿鷲(Gṛdhra)、鵠(Kapota)、鵝(Haṃsa)、鶴(Sārasa)、鷲(Vaka),被視為禽鳥之神。^②第四女須羯哩毗(Sugrīvī)生下了山羊(Ajā)、馬(Aśva)、羚羊(Mṛga)、駱駝(Uṣṭra)、驢(Gardabha)等,可謂獸類之神。^③不過在這裡提到的獸類主要指與古代南亞人們日常經濟活動關係比較密切的被馴化的獸類,還未提到野獸。迦葉波與妻子維納塔(Vinatā)生下了鳥類之王金翅鳥(Garuḍa),兒子阿嚕諾(Aruṇa)和女兒索達米尼(Saudāminī)。^④阿嚕諾育有二子,商婆底(Sampāti)和闍吒優私(Jaṭāyuh),小兒子闍吒優私成為各種鳥類的祖先。迦葉波還與作為眾蛇之母的妻子蘇羅娑(Surasā)和迦德魯(Kadrū)一起創造了不同種類的蛇,與作為眾牛之母的妻子妙香(Surabhī)生出樓陀羅(Rudra)的坐騎公牛(Vṛṣa),以及奶牛(Go)和水牛(Mahiṣa)。^⑤

在這個創世神話中提到的動物種類雖不充分,但仍有啟發意義。首先,這裡面提到的動物在古代南亞的宗教傳統中十分重要,不僅是祭祀的聖品,也是人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動物。如鸚鵡、鵝在婆羅門教和佛教中都有重要象徵意義。^⑥馬、羊、牛、驢等則在人們日常經濟活動中有重要作用。而駱駝是西北印度的重要經濟動物。^⑦其次,這裡出現的金翅鳥和蛇類,在南亞宗教傳統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後來在佛教宇宙觀中也頻頻出現,並影響了東亞和東南亞的佛教文化。

《魚往世書》接下來的部分中又有更多動物出現在不同場合,可以進一步就這些動物體現的功能和角色以及如何分門別類作深入討論。儘管書中有些動物不是真實的自然界動物,但它們出現在敘事中,體現了當時作者所想象或認知的動物形象。按照這些動物與人類的關係,書中的動物有野生動物和家養禽畜兩類。在現代動物學和考古學出現之前,南亞地區的動物在傳統分類學上可以簡單分為家養動物(Paśu)和野生動物(Vyāla),但實際上如果從動物研究的角度來說,基於動物與人類的關係以及動物在人類歷史進程中的地位和角色,其分類則更為複雜,動物不僅存在於人們的日常生活經驗之中,也存在於人們的心理體驗和藝術文學創作之中。^⑧因此,在沒有現代考古依託的古代,人們對於動物的理解和認識也是通過與環境和動物的互動以及通過創作書寫文獻不斷發展變化的。有些動物可能存在特定的地域,以特定的角色出現,比如在克什米爾這樣遠離海洋的區域,創作於當地的《尼拉瑪塔往世書》等文獻中海洋動物的形象和角色就未能有鮮明表現。

《魚往世書》中清晰提到了各類野生動物,該書第118章47~61頌說摩德羅(Madra)國王洪呼王(Purūravā)以其苦行功德得以親眼目睹四季花果,以及林林總總的鳥獸,如孔雀、啄木鳥、麻雀、布穀鳥、鵝、天鵝、田鳧、鵪鶉、魚鷹、麝貓^⑨、鸚鵡、蒼鷲(Bagalā)、紅鵝、山鵝(Ṭiṭibha)、戴勝(Putrapriya)、鷲、山翎鵝(Girivartaka)、鵠、鵲鵲(Sārikā)、鵲鵲、鴨、紅原雞(Raktavartma)、公雞、冠藍鵝、雞雁、蜜蜂、鼠海豚、山雀(Bhūliṅga)、烏鴉、鵲、鷹鵲(Dātyūha)、雲雀、花蜂等等。而國王自己也擁有眾多野獸:狗、鹿、豹、獅、虎、象、犀、狼、熊、猿、猴、兔、貓、水牛、奶牛、公牛、白驢、野羊(Urabhra)^⑩、公羊、羚羊、水鹿(Śambarā)^⑪、野豬、馬、騾、驢等。還有一些互生敵意而好鬥的動物,或是彼此友好而依戀的動物,書中說國王對此充滿驚奇。這些動物所生活的地方,被認為是阿底利(Atri)

仙人的隱修之地。阿底利仙人也影響了其中一些動物，他們都以進食水果和牛奶為生。³³第 218 章 36~38 頌說國王可從其人民那裡獲得各種動物，而象、蛇、奶牛、驢、駱駝、山鶉、豺、獅、熊、虎、貓³⁴、犀、猴、鴿、馬、水牛、鹿等需要國王保護。³⁵這裡提及的野獸，按照現在的理解並不全是野獸，比如奶牛、驢和馬，實際上已被馴化，用於人們日常生活。因此，這種描述並不準確，畢竟當時在書寫文獻時並無意對這些動物進行明確的分類。《魚往世書》中出現的動物可能都來自廣袤的印度次大陸，以熱帶、溫帶地區的動物為主，未見犛牛、雪豹等北部喜馬拉雅山區較為活躍的動物。這可以反映出作者熟悉的動物主要生活在熱帶、溫帶等人煙相對稠密之地。其中對於鳥類的列舉尤其令人驚歎，當時能如此精確區分不同鳥類也體現出日常觀察的豐富經驗以及基於這些經驗的知識積累。

除了這些比較集中列舉的動物，還有一些較為稀少的禽鳥類動物出現在《魚往世書》之中，如火烈鳥和孔雀。³⁶不過，火烈鳥出現在對天界的描寫之中，作為裝飾天宮(Vimāna)的鳥類。³⁷印度確實有火烈鳥存在，且至少有兩個品種，即大紅鸕和小紅鸕。³⁸火烈鳥與駱駝都主要生活在印度西北地區，尤其是古吉拉特邦(Gujarat)，該地區的大卡奇沼澤地是印度火烈鳥的主要棲息地。³⁹而在拉賈斯坦邦(Rajasthan)的桑珀爾鹽湖地區也生活着小紅鸕。⁴⁰孔雀在印度神話中是一種特別的鳥類，傳說從金翅鳥的羽毛中生出，象徵不朽，與諸神關係密切，在書中有多處與其他鳥類一同被描述。

除了上述野生動物之外，《魚往世書》中還見到大量關於家畜家禽的描述，且在書中提及一些馴化動物時明顯使用了家畜或者凡間的字樣。第 34 章第 8~13 頌說，迅行王(Yayāti)對布盧王(Puru)提示節欲苦行時說，他在想到穀物、黃金、家畜、女人等不同形式的世俗恩惠並非應給予個人時變得清醒起來。其中提到的家畜包括了馬和牛等。⁴¹在該書第 41 章的對話中，再次提及在凡間有很多森林，森林裡滿是奶牛、馬和鳥等。⁴²迅行王也在與其外孫的對話中提到了一些動物，誇耀自己在施舍出土地後獲得天神們對其善行的認可。他不僅施舍土地，也施舍了數不清的奶牛、馬匹、大象，以及大量黃金。⁴³該書將奶牛、馬匹、大象和黃金都列為財物，可見當時國王應該圈養了不少動物，並將這些動物作為顯示自己身份、地位和財富的工具。書中多處提到馬被用來拉車，而且馬的種類繁多，僅是毛皮顏色就有白色、棕色、斑點、青色、黑色、紫色、綠色、暗色等各種。而火星神的大車由黃金打造，有八輪，由八匹紅馬駕馭。⁴⁴除了用於駕車，馬還被國王用於祭祀。⁴⁵多尼格指出古代吠陀文獻裡經常用馬與其他動物的身體對比體現的優越性來反映馬和國王的對應關係，馬可以統帥其他動物，正如國王可以統帥將士一樣。馬祭則常常是國王登基儀式的一部分。⁴⁶

三、《魚往世書》中的動物、人、神互動關係

古代南亞的動物與人類關係密切，一般而言，除了在自然環境中的偶遇，動物在人類政治、經濟、宗教生活中也扮演著各種角色。不過，古代南亞地區的政治、經濟和宗教生活之間並無明顯的界限區分，政治人物常常在經濟和宗教生活中起主導作用，不僅會介入各種生產、貿易、交換等經濟活動，也是宗教儀式的主要資助者。

動物作為祭品的使用在吠陀時代非常普遍，《魚往世書》第 17 章 31~36 頌可見用於祭祀的動物種類詳細描寫，其中提到用於祭祀祖神(Pitṛ)的供品，⁴⁷如供奉魚肉可讓其滿意兩個月，鹿肉可滿意三個月，羊肉可滿意四個月，禽肉可滿意四個月，山羊肉可滿意六個月，梅花鹿(Pārsat)肉可滿意七個月，黑羚(Eṇa)肉可滿意八個月，火腿和水牛肉可滿意 10 個月，野兔和龜肉可滿意 11 個月，奶牛肉、牛乳和牛乳飯可滿意一年，九色鹿(Ruru)肉可滿意 15 個月，獅肉可滿意 12 年。供奉麻苳(Kālaśāka)和犀肉可讓祖神滿意多年，而蜂蜜調和的牛乳、牛乳飯和牛乳制成的無水黃油，即使很

少的數量也可讓其極度滿足。⁴⁵從中可以看出在火供(Homa)儀式舉行過程中,大量動物會被宰殺,其肉用於祭祀。這些動物主要以野生動物為主,如鹿、獅、野兔、龜、犀等,而且可以看出,越是難捕捉的野獸,其肉越能使祖神滿意,比如九色鹿、獅、犀等,其次是野兔、龜等,而魚、羊、禽等則相對而言容易獲得。沒有列出的動物也許也會被用來祭祀,只是可能不如這些動物運用廣泛。這裡面多次提到牛乳及牛乳制品在祭祀中使用,應該是由於羊乳為婆羅門的禁忌,駱駝乳也不允許使用。一些五蹄動物也被婆羅門禁止食用,不過豪豬、野兔、野豬、蜥蜴、犀、龜等動物是例外。⁴⁶可以想象,用於祭祀的動物數量和種類會隨着社會等級不同而存在巨大差異,地位高、財產豐裕的家庭能夠獲得動物的數量也會較多,尤其是大型動物。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魚往世書》中的動物也可分為用於祭祀的動物和不用於祭祀的動物兩類。婆羅門教的牲祭後來遭到佛教的強烈批評。⁴⁷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魚往世書》第38章4~11頌提到了流行於南亞地區各個宗教傳統中關於有情眾生的四種生命形式:卵生(Aṇḍaja)、濕生(Saṃsvedaja)、胎生(Jarāyuja)、化生(Upapādika),並將它們與蛇類、兩棲動物類、魚類、石頭類、草、木等並列在一起,借迅行王之口說明這些生命體或物質各有其命運。⁴⁸當然,所列並不限於動物分類。《魚往世書》中並未特別提及蛇崇拜,也未對蛇的種類如眼鏡蛇、蟒蛇等進行仔細區分,只在個別地方如第160章6~8頌用眼鏡蛇做了譬喻。⁴⁹

此外,按照動物的形體特徵和生活習慣,書中的動物也可以分類為森林山地動物、飛行動物和水生動物。前面列舉的動物中多為森林山地動物和飛行動物,但《魚往世書》中最引人關注的是水生動物,它們體現了當時南亞地區特有的水文和海洋環境。除了多次提到鯉魚等常見的魚類,還包括許多水生爬行動物和甲殼動物等,比如龜、恒河中的短吻鱷、⁵⁰海龜、鱷魚、蟹、水蛇等。⁵¹在夏至時的祭祀活動上,有為水神伐樓拿(Varuṇa)舉行的專門儀式,海龜等水生動物的圖像被安置在正中,念誦完獻給水神的贊歌,再安置梵天、濕婆、毗濕奴的圖像。書中也提到了伐樓拿的坐騎,羚羊頭魚身的海怪摩羯羅(Makara)。在第43章26~36頌中描繪了伽哩陀毗哩耶·阿周那(Kārtavīrya Arjuna)的英姿和神通,說他曾統治地球85,000年,能用他的千臂將海水引入河流中灌溉,甚至有能力消除大風在海中掀起的巨浪與泡沫,包括海中的鯊魚等魚類。⁵²第131章1~5頌說阿修羅摩耶(Maya)設計修建了三座城池(Tripura),阿修羅眾魔攜妻兒和武器進入城池時,如同獅群進入森林,或是眾多鯊魚和鱷魚進入海洋。⁵³第138章6~21頌描繪了濕婆攜眾天神與惡魔達那婆(Dānava)們的交戰,天神們攻破了三城,眾魔墜入海中,被鱷魚和海怪拖入深海,而巨型鯨魚則將惡魔們及戰車、馬匹和武器全部吞入腹中。⁵⁴第140章13頌描繪濕婆率領諸神與惡魔們交鋒時,也提到眾魔紛紛落入聚集着鯊魚、鱷魚和帝彌(Timī ṅ gala)大魚的海中。⁵⁵書中記述中僅出現了一次鯨魚,或許是由於帝彌大魚與鯨魚之間存在關聯,有學者認為帝彌可能指的就是鯨魚。⁵⁶在印度近現代語言如孟加拉語和印地語中,帝彌均是鯨魚之意。

唐代慧琳法師在《一切經音義》卷26中闡釋,帝彌也稱低彌,或低迷羅,即大身魚,還注明在《法炬經》中稱為低迷宜羅,古人認為巨魚有四類,而這是最小的一類。竺法護漢譯《生經》中收有一部《佛說譬喻經》,提及大海邊有一國,國王薩和達遇到三年旱災,發誓舍身為眾生祈福,願以福報舍身而生於大海中為大身魚,以肉供養眾生。後來國王開始絕食,七日後命終,得生為魚,身長四千里,死在海灘上,被饑民分食,免於饑困。⁵⁷這即是佛陀前世為國王舍身為魚救濟眾生的故事。

雖然這些敘事都是神話,但從心理層面而言,這些神話也體現了古人對於動物的基本認知,即他們的生活中可能耳聞目睹過這些動物。在今天看來,當地自然環境中的確曾經活躍着與書中描寫相同或相似的動物,可知這些動物出現在神話中並非憑空臆造。換言之,神話中的動物也有其特

定環境和歷史背景,反映了當時人對動物世界秩序的一些基本概念。在第 135 章 66~67 頌描繪摩耶率領眾魔與濕婆交戰時,提到摩耶放出鱷魚、蛇、獅、虎、鹿、蝗蟲和 18 足怪獸沙羅跋(Sarabha)等動物。^③這大概是眾魔使用的幻術,用於干擾濕婆和諸神,並非真實使用動物,但這其中也反映出當時人們對一些猛獸、害蟲等生物的認知,認為它們是有危險的,會傷及人的性命。

《魚往世書》對動物的書寫可以看出動物和人、神之間存在一種秩序。首先是動物世界和人類世界一樣存在權力統治下的秩序,有些動物地位優越,相當於掌握了權力的人類。森林中最有“權力”的動物屬於獅子,而海洋中的“權勢”動物則是鯊魚。書中還在討論一位國王如何應對不同環境而采取不同戰術策略時,以譬喻的方式對動物在不同環境下的“權力”做了很明確的比較。如第 240 章 17~27 頌說在陸地上大象可擊敗鱷魚,而在水中大象則不敵鱷魚;在晚上貓頭鷹可戰勝烏鴉,而烏鴉在白天可勝出貓頭鷹。因此,明智的國王應審時度勢,在雨季以步軍和象軍進攻,在露季和寒季以騎兵和戰車進攻,在夏季以駱駝和驢進攻,在春季則可減少兵力。國王在與他的敵人交戰前應充分考慮當前、過去和未來的狀況。^④動物形象也被用作裝飾來展示權力的象徵,比如陀羅迦修羅(Tarakasura)用鱷魚、魚、驢、烏鴉、虎、獅等動物形象來裝飾其戰車上的金幡,以展示權威。^⑤其次,如同森林中由於有獅虎的出沒會變成危險的地方,海洋水域中也因一些攻擊性動物的存在而潛伏着危險。當時的人可能見過很多生活於江河海洋中的動物,他們知道攻擊性強的水生動物是鯊魚、鱷魚、帝彌大魚、鯨魚等數種。^⑥鯊魚和鯨魚都可以吃人,這對當時人類威脅較大,而帝彌大魚顯然是人們對沒有認知命名的巨型魚類的統稱。《魚往世書》中對自然地理環境的描述深受吠陀文獻的傳統影響,經常在神話與現實之間徘徊並未加以區分,有濃厚的婆羅門教色彩,整部書的地理特徵描寫基本上出自婆羅門教的宇宙論和世界觀,當然也提及了南亞次大陸的一些自然地理及主要山川。^⑦書中出現的動物可以為讀者提供一些環境背景,特別是區域性的動物,它們的存在有其特定的環境、氣候條件以及受到食物來源和人類生活的影響。

四、結語

《魚往世書》中提及的動物可謂面廣而量大,體現了南亞地區在古代時期的動物多樣性,其中既有森林中活躍的大型陸地動物,也有海洋江河裡凶猛的水生動物。儘管本文只是初步的動物分類考察,但已反映出迪克施塔爾認為該書受到南印度以魚為圖騰的部落影響的推測尚缺說服力。《魚往世書》中出現如此眾多種類的動物,說明其創作思想和創作環境資源複雜,並非簡單限於一地。該書雖未提及故事來源地,但關於駱駝和火烈鳥的描述,肯定不是來自南印度,而是和西北印度的拉賈斯坦等地區密切相關。不過也可以看出,《魚往世書》雖沒有較為鮮明的地域特徵,但其中也並未出現北方寒冷高山地區的動物,如雪豹一類。古代南亞地區的動物與人類關係密切,在人類政治、經濟、宗教生活中扮演各種角色,在《魚往世書》中動物和人、神之間存在一定關聯和秩序,體現了動物在人類書寫中不僅直接參與社會文化生活,也以隱喻、象徵的形式塑造人類的歷史。

①Julie E. Hughes, *Animal Kingdoms: Hunting, the Environment, and Power in the Indian Princely Stat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②Thomas R. Trautmann, *Elephants and Kings: An Envi-*

ronmental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15.

③Anand Singh, *Planet, Plants, and Animals: Ecological Paradigms in Buddhism*, Delhi: Primus Books, 2019.

④Christopher K. Chapple, *Nonviolence to Animals, Earth*

and Self in Asian Traditions ,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Animal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Buddhist Birth Stories,” in Mary Evelyn Tucker and Duncan Ryuken Williams eds., *Buddhism and Ecology: The Interconnection of Dharma and Deed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31 - 148; Lambert Schmithausen, *Martrī and Magic: Aspects of the Buddhist Attitude Toward the Dangerous in Nature*, Wien: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97.

⑤Reiko Ohnuma, *Unfortunate Destiny: Animals in the Indian Buddhist Imagin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⑥陳懷宇:《動物與中古政治宗教秩序》(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53~64頁。

⑦Wendy Doniger, *Winged Stallion and Wicked Mares: Horses in Indian Myth and History*,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21.

⑧Wendy Doniger O' Flaherty, *Women, Androgynes, and Other Mythical Beasts*,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⑨陳懷宇:《無貓之地:〈尼拉瑪塔往世書〉所見克什米爾動物世界》,上海:《世界歷史評論》,2021年第4期。

⑩Maurice Winternitz, *A History of Indian Literature*, vol. 1,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1996, p. 575.

⑪Vasudeva S. Agrawala, *Matsya- Purāṇa: A Study (An Exposition of the Ancient Purāṇa- Vidyā)*, Varanasi: All - India Kashiraj Trust, 1963, p. iii. 斯里·亞納·薩塔卡尼被認為是薩塔瓦哈納王朝最後一位偉大的國王,在當地統治時間約為29年。

⑫ *Matsya Puranam of Vedavyasa*, Anandashram Sanskrita Granthavali (Anandashram Sanskrit Series, 1888-1942), no. 54, Puna, 1907.

⑬塔盧克達爾 (Talukdar) 是莫臥兒和英殖民時期印度土地的所有者和管理者,負責收稅,維護法律和秩序,同時有權按比例保留稅收收入。

⑭ *The Sacred Books of the Hindus*, translated by various Sanskrit Scholars, edited by Major B. D. Basu, IMS, vol. 17, part 1 & 2, *The Matsya Puranam*, Printed by Apurva Krishna Bose, at the Indian Press, 1916- 1917.

⑮V. R. Ramachandra Dikshitar, *The Matsya- Purāṇa: A*

Study, Madras: University of Madras, 1935, pp. XVI- XVII.

⑯Vasudeva S. Agrawala, *Matsya- Purāṇa: A Study*.

⑰ *Matsya Mahāpurāṇa*, translated by a board of scholars, edited with scholarly notes by K. L. Joshi, Delhi: Parimal Publications, 2007.

⑱Kushal Kalita, *Matsya- Purāṇa: A Critical Study*, Ph. D. thesis, Gauhati University, 2019.

⑲ *Matsya Puranam*, vol. 1, pp. 12- 16. 關於達刹,儘管《摩訶婆羅多》和其他往世書也有類似的記載,但細節和《魚往世書》略有區別。在《摩訶婆羅多》中達刹及其妻子分別出自梵天的右腳拇指和左腳拇指;《薄伽梵往世書》中達刹是梵天之子,因惹怒濕婆而被殺死;《梨俱吠陀》中他與妻子阿底提 (Aditi) 互生。《薄伽梵往世書》、《龜往世書》、《火神往世書》對後來密教發展有影響,參見薛克翹:《印度密教》,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7年。

⑳這六個女兒的名字與《梵天往世書》上的記載略有不同,但兩個版本中蘇吉的名字均被提及。

㉑《梵天往世書》中也提到她作為馬、羊、驢之神,見 Renate Söhnen and Peter Schreiner, *Brahmapurāṇa: Summary of Contents, with Index of Names and Motifs*,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89, p. 7.

㉒索達米尼意思為閃電或雷電。

㉓ *Matsya Puranam*, vol. 1, pp. 16- 21. 達刹之女妙香又被稱作如意神牛 (Kāmadhenu), 是天神攪乳海時出現的第一個寶物,也是奶牛之母與公牛始祖。這裡的樓陀羅指濕婆的化身,共11位。

㉔在早期南亞神話中,鵝被視為鳥類之王;而在早期佛教敘事傳統中,辟支佛又與鵝被放在一起比較,彰顯其單獨飛行的神通力。Martin G. Wiltshire, *Ascetic Figures Before and in Early Buddhism: The Emergence of Gautama as the Buddha*, Berlin: de Gruyter, 2013, p. 172.

㉕ Ilse Köhler - Rollefson, “Camels in the Land of Kings,” *Natural History* 104: 3 (1995), pp. 54 - 61; “The Camel Breeds of India in Soci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imal Genetic Resources Information* 10 (1992), pp. 53-64.

㉖關於動物存在於人類三層經驗中的論述,可參見: Alan Bleakley, *The Animalizing Imagination: Totemism,*

Textuality and Ecocriticis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0, pp. 38-40.

⑳可用於制作祭祀儀式中使用的香料。Richard Alan Miller and Iona Miller, *The Magical and Ritual Use of Perfumes*, Rochester, VT: Destiny Books, 1990, p. 36.

㉑Suśruta and K. R. Srikanthamurthy, *Illustrated Suśruta Saṃhitā: Uttara Sthāna*, Varanasi: Chaukhambha Orientalia, 2008-2010, p. 494.

㉒現代學名為 *Rusa unicolor*, 古稱山馬, 體型比梅花鹿大, 比馬鹿小。

㉓③④③⑨④①④②④⑤④⑧⑤② *Matsya Puranam*, vol. 1, p. 318, p. 290, p. 99, p. 109, pp. 111-112, p. 353, p. 343, p. 57, p. 103, pp. 113-114.

㉔全書提到貓的地方不多, 第 131 章 40~46 頌中有描述“像鼠怕貓一樣”。*Matsya Puranam*, vol. 2, p. 6.

㉕⑤③⑤④⑤⑤⑤⑨ *Matsya Puranam*, vol. 2, p. 231, p. 4, pp. 22-23, p. 28, p. 263.

㉖有關南亞孔雀崇拜, 參見 P. Thankappan Nair, “The Peacock Cult in Asia,” *Asian Folklore Studies* 33: 2 (1974), pp. 93-170.

㉗大紅鶴學名為 *Phoenicopterus roseus*, 小紅鶴學名為 *Phoenicopterus minor*。

㉘Robert P. Allen, *The Flamingos: Their Life History and Survival,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American Or West Indian Flamingo (Phoenicopterus Ruber)*, New York: National Audubon Society, 1956, pp. 59-60.

㉙Seema Kulshreshtha, M. Kulshreshtha, and B. K. Sharma, “Ecology and Present Status of Flamingos at Sambhar Salt Lake, Rajasthan, India: A Critical Comparison with Past,” *Flamingo Bulletin*, Flamingo Spec. Group 18 (2011), 24-27.

㉚多尼格對馬祭的研究參見 *Winged Stallions and Wicked Mares*, pp. 36-43。

㉛有學者認為, 火神阿耆尼 (Agni) 和月神蘇摩創造了祖神, 阿耆尼創造的祖神是無形的, 而蘇摩創造的祖神是有形的。Agrawala, *Matsya-Purāṇa: A Study (An Exposition of the Ancient Purāṇa-Vidyā)*, pp. 101-102.

㉜George T. Bettany, *The Great Indian Religions: A*

Popular Account of Brahmanism, Hinduism, Buddhism and Zoroastrianism, New York: Cosimo Classics, 2006, reprint, p. 36.

㉝ I. B. Horner, *Early Buddhism and the Taking of Life*, Kandy: Buddhist Publ. Society, 1967, p. 5; Anand Singh, *Planet, Plants, and Animals*, pp. 67-72.

㉞關於古代印度蛇崇拜, 參見 Balaji Mundkur, *The Cult of the Serpent: An Interdisciplinary Survey of Its Manifestations and Origin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3; Binod Chandra Sinha, *Serpent Worship in Ancient India*, Cornwall, ON: Vesta Publications, 1980.

㉟比如《魚往世書》第 58 章 44~45 頌提及供養人應將寶石置於金盤之上給婆羅門, 同時將魚和短吻鰻放入池塘; 見 *Matsya Puranam*, vol. 1, p. 179。

㊱ *Matsya Puranam*, vol. 1, p. 177; 如同海龜、鱈魚、蛇、魚等作為金器的形狀, 而非動物實體。

㊲ J. C. Jain, “Stories of Trading Merchants and Vasudevahiṇḍī,” *Annals of the Bhandarkar Oriental Research Institute* 55, no. 1/4 (1974), pp. 73-81.

㊳《大正藏》第三冊, 107 頁中欄, 竺法護譯《生經》卷五 (T. 3, no. 154, p. 107b15-16)。

㊴ *Matsya Puranam*, vol. 2, p. 16. 虎往往和獅、蛇一起作為危險的動物出現, 有時則加上蠍子, 見第 217 章 3-5 頌; *Matsya Puranam*, vol. 2, p. 226. 沙羅跋通常是一種半人半獅的怪物, 一般有八條腿, 有時數量不同, 還可能長角、翅膀和尾巴, 十分凶猛。

㊵ *Matsya Puranam*, vol. 2, p. 58, 第 148 章 45~51 頌。

㊶類似的說法也見於第 131 章 1~5 頌、第 134 章 70~71 頌, 獅和象在山中, 如同鯊魚、鱈魚和帝彌大魚在海中, 都是非常危險的動物。 *Matsya Puranam*, vol. 2, pp. 4, 11.

㊷對於往世書中地理信息的梳理, 見 Kushal Kalita, *Matsya-Purāṇa: A Critical Study*, pp. 250-268。

作者簡介: 張幸, 北京大學東方文學研究中心、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南亞學系副教授。北京 100871

[責任編輯 桑海]